

朔方備乘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五

傳五

歷代北徼用兵將帥傳敘

甘延壽

陳湯

以上漢將

李勣

蘇定方

以上唐將

博爾忽

月赤察兒

速不台

曷思麥里

忙哥撒兒

郭寶玉

郭德海

郭侃

土土哈

牀兀兒

以上元將

臣

秋濤謹案宣威敵愾賴有將帥之臣北徼俄

羅斯境距中國最遠然郅支持堅昆之強而甘
延壽陳湯誅之薛延陀阻諾真之險而李勣破
之賀魯遠遁石國而蘇定方擒之則知專閫得
人戰無前敵豈不信哉元太祖初興在黑龍江
源之幹難河故長子朮赤及博爾忽等先取菊
海謙河以北地皆在今俄羅斯東境迨用兵西
域由阿速進平欽察幹羅思等部速不台曷思
麥里等諸將功績懋著由是今俄羅斯西境亦
全入版圖迨海都諸王據謙河北地以叛則土

土哈林兀兒父子戰績尤偉其用兵山川城堡之形勢攻取屯戍之事蹟具在方策按之今日地形釐然可攷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諸將列傳分載各史艱於檢閱允宜合而編之以備覽觀故彙次爲一卷云

臣秋濤謹案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對音

未能確當前於乾隆年間曾經改定茲因兼採諸家文集說部互相考證若概行改依對音則考訂之處轉覺歧互是以仍載原名加以考訂附記於此

漢甘延壽陳湯傳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

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

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

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抱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擊之力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

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

弁爲期門

弁手搏也

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

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

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

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

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

文家貧句貧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句乞也貧今作貸借也

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

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

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

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

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

韓邪單于

臣秋濤謹案郅支自將西收右地則左地空虛而漢以是時送呼韓邪還

遂不勞而定左地矣此漢之得策而郅支之失計也左地蓋謂金山以東右地則金山以西

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偃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偃小國名在匈

奴北偃音起厲翻令與零同臣秋濤謹案郅支先左地不能東行故遂西三國皆舊屬匈奴在

今俄羅斯悉伯利部境匈奴傳郅支單于北擊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是堅昆在

烏孫北烏揭之西兼三國而都之

臣秋濤謹案郅支單于留

都堅昆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距車師五怨漢千里當在俄羅斯國額爾齊斯河附近地

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

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

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

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之不

皆稱其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

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

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旣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

厚空絕而不送從塞還示棄捐不畜

師古曰畜謂愛養也

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

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卽豫
爲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

厚恩不宜敢桀

師古曰言邳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臣秋濤謹案敢桀猶云傲

慢師古說非是若懷禽獸

臣秋濤謹案一加無道于臣

則單于長嬰大罪

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

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師古曰單于庭

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

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

許焉旣至邳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王以女妻邾支邾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邾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邾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邾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其四支也都賴邾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

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卽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翻不

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

師古曰死

尸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

居困阨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

師古曰故爲此言以調戲也歸

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

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

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

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

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

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

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

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

師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

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剽輕也好戰伐數取勝久

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

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

兵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

則不足自保之往也干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

也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

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

起欲止焉湯怒按劍斥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

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

白虎合騎之校

張晏曰西域之名也師古曰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

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

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

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

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

騎寇赤谷城東

闐音填

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

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重謂輜重也

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

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

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

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

間謂密呼也

論以威信

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

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
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
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
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
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
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
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
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
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
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

何單于忽大

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

至邳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傳讀曰敷

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織讀曰幟音式志翻數

百人被甲乘城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

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更互也音上行翻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

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

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

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卽射城中樓

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

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

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

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

所之邳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

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

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

單于下騎傳戰大內

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內單于

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

城乘城呼

乘登也

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

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

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

乘逐也

鉦鼓聲動

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

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

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

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師古曰畀予也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各以與所得人

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

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

發諸國之兵共圍邠支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

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邠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辜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邠支單于慘

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

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

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

問

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臺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

以示

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

衡御史大夫繁延壽

繁音蒲何翻

以爲郅支及名王

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

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

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

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

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

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

司隸校

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

士共誅邳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古曰師入曰

振旅振整也旅眾也

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

繫按驗是爲邳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

具酒食以過軍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

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

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蠻夷爲國招難漸

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重難也

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邳支單于

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

之君搃城郭之兵

師古曰搃總持之也

出百死入絕域遂

蹈康居屠五重城擐歙侯之旗

擐拔也音騫

斬邳支

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

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情伏莫不懼震

懼恐也

呼韓

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

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

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

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

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旣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

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

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爲善

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

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
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
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
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受多祉來
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
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
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
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
行役有功日
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
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
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

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

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

于首止

後有滅項之罪

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

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君子以功

覆過而爲之諱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靡音糜

而靡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

猶不足以

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

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

國疆于大宛邳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
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于貳
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
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
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
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
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寵
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邳支單

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
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
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賂便宜乘

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
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
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
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
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
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

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
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
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
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
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
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
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卽位丞相衡
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不正身

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
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
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
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

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

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

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賤也

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

師古曰廉頗趙

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

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邳都魏

尙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

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

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也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

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

奮發

愾億憤怒之貌也愾音皮逼翻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

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

屠三

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

逋亡也

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

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

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

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地名

也在咸陽西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

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

國事類告天地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

也尙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于人尙加帷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幃弗棄爲羶馬也敝蓋弗棄爲羶狗也况國之功臣

者哉竊恐陛下忽于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

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師古曰以庸臣之禮

待遇之也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介然猶耿耿也非

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

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

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

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

敦煌郡兵也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

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

宣室湯擊邳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

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
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
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
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
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
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
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
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
厯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

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

能久攻

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

事謂以舊事測之

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

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軍鳳奏以爲從事中心郎莫府事一決于湯時成

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白

湯惑眾下獄治制曰湯前有討邳支單于功其

免湯爲庶人徙邊於是湯徙敦煌久之敦煌太

守奏湯前親誅邳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

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
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
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
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

歷傳之無窮

師古曰詔改年爲竟甯也不以應
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

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
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
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
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

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
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
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
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
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
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
援引也
音爰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
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

延臯俊禽敵之臣

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師古曰臯謂斬其首

而縣之也後謂敵之魁率邳支是也

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

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

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

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

師古曰分謂散離也

遠覽

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

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

猶復制于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

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唐李勣傳

李勣曹州離狐人也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
以犯太宗諱單名勣馬先事李密後歸唐累立
大功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漠
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
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
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
軍會相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尙多若走渡磧
保於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

彼其必弼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
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
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勦勒兵繼進靖軍
旣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勦屯
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
落並降於勦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爲晉王
遙領并州大都督授勦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
督府長史十一年改封英國公勦在并州凡十
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

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
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
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
築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
延陀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突厥李思
摩部落思摩遣使請救命勣爲朔州行軍總管
率輕騎三千又蒲州刺史薛萬徹率步騎數萬
赴之踰白道川至青山與大度設相及追之累
月至諾真水大度設知不脫乃亘十里而陳兵

先是薛延陁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授馬以追奔失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陁乘勝而逐之勦兵拒擊而延陁萬矢俱發傷我戰馬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大縱

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甲仗輜重不可
勝計大度設跳身遁餘衆大奔伏屍蔽野夷男
遣使謝罪是役也勣斬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
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爲縣公十七年轉太子
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十
八年太宗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以功封一子爲郡
公二十年薛延陁部落擾亂詔勣將二百騎便
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首

領梯眞達于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於
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
磧北悉定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
三品旬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出爲疊州
都督高宗卽位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
三司册拜尙書左僕射永徽四年拜司空總章
元年命爲遼東道行軍總管伐高麗滅之二年
加太子太師薨年七十六

臣秋濤謹案唐初將帥之著聞者首推英衛勳

之滅突厥頡利也與靖合謀及後再破薛延陁
則勣獨將功尤多考其地域破頡利於磧口乃
今內蒙古吳拉忒部西北地繼追及薛延陁於
青山則在今外蒙古喀爾喀地又追累月至諾
真水蓋卽今俄羅斯境內之水其破大度設卽
在此水之上蓋是時唐之兵威已及俄羅斯矣
迨貞觀二十年大破薛延陁於烏德鞬山則在
今杭愛山之北按唐書天寶初回紇裴羅徙牙
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受降城千七百里

又地理志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
谷又五百里至鵲鷓泉又十里入磧經廢鹿山
鹿耳山錯甲山八百里至山鷲子井又西北經
蜜粟山達旦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鏡泊七百
里至回鶻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韃山南依
盟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烏德韃山左右
盟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衙帳東北五
百里合流以地理水道考之盟昆河卽鄂爾坤
河仙娥河卽色楞格河獨邏水卽獨樂水又作

獨洛水亦名合羅水亦名同羅水今謂之土喇
河者也皆在今車臣土謝圖兩部境內考突厥
自木杆可汗強盛時東至海西至西海萬餘里
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今俄羅斯全境
皆其地也貞觀初太宗方圖頡利册薛延陁部
長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夷男建牙於鬱督軍
山在長安西北六千里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
僕骨霄諸大部落咸屬焉鬱督軍山距長安六
千里當在今俄羅斯東境距北海不遠之地迨

頡利既爲唐擒薛延陁夷男始南保都尉韃山
居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都尉韃
山卽烏德韃山也是薛延陁本居於今俄羅斯
東方悉伯利部地其南徙烏德韃山距爲李勣
所破始末不過十餘年耳其南徙後北海以南
諸部猶服屬之李勣奏烏德韃山之捷在貞觀

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而都波

卽今俄羅斯都莫司部

拔野

古

卽今俄羅斯巴爾古錫穆城

鞠

卽今俄羅斯義爾古德部

俞於

卽今俄羅斯雅

庫部

大漢

卽今俄羅斯土爾汗地

白霄

當在今尼布楚城以北俄羅斯境

骨利幹

卽今俄羅斯
伊聶謝斯科

結骨

卽今俄羅斯
托穆斯科地

諸國或

舉部來降或遣使朝貢諸國均在今俄羅斯國東境極於北海是皆薛延陀舊屬聞捷來降者也然則勦之用兵北徼聲威遠震功誠偉矣太宗之撫有四裔稱天可汗豈不賴有良將哉

唐蘇定方傳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勇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

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
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眾鄉黨
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
爲子雅賢俄又爲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
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爲匡
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
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
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
隋公主狼狽散走餘眾俯伏靖軍旣至遂悉降

之軍還授左武侯中郎將承徽中轉左衛勳一

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

軍總管至鷹娑川

臣秋濤謹案鷹娑川在今喀喇沙爾所屬珠勒都斯地

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

卻旣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

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

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

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

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

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自今正
可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
甲賊來卽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
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
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
是馬多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
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卽敗怯懦
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
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

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

臣秋濤謹案一本作恒篤城誤

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
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
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
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爲行軍大總
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濶爲副自金山
之北指處木昆部落

臣秋濤謹案
卽今額敏地

大破之其俟

斤嬾獨祿以眾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

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

臣秋濤
謹案卽

今綏來

懾舍提噉

臣秋濤謹案卽今庫爾喀喇烏蘇地

鼠尼施

處半噉

臣秋濤謹案卽今珠勒都斯地

處木昆屈律噉凡五努

失畢兵馬眾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

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

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向親領漢騎陣於北原

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

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

是胡祿屋等五努失畢悉眾來降賀魯獨與處

木昆屈律噉數百騎西走餘五咄陸聞賀魯敗

各向南道降於步眞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

唃廝囉率其牙內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於

伊麗水上臣秋濤謹案殺獲略盡賀魯及唃廝囉

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

至於石國臣秋濤謹案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

曰菑時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右

涯素葉河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

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俞正燮云卽俄羅斯始

起處也其國有怛羅斯城擒之而還高宗臨軒

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爲州縣極於西

海定方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

子慶節爲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侯斤都曼先

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

臣秋濤謹案卽今喀什噶爾地

朱俱

般

臣秋濤謹案唐朱俱般國亦作朱俱波在今葉爾羌所屬之裕勒阿里克界

葱嶺

臣秋濤謹案唐喝盤陀國治葱嶺山中蓋卽此今拔達克山地

三國復叛詔定

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

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

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頭

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

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
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
特勤獻之葱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
眞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
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成山濟海至熊津
江口賊屯兵据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
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
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
擁陣水陸齊進飛檝鼓譟直趣眞都去城二十

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卽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於東都定方

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王賞賜珍寶不可勝計
乃拜其子慶節爲尙輦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
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
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
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
贈幽州都督諡曰莊

臣秋濤謹案蘇定方破西突厥賀魯追至石國
擒之石國在今右哈薩部西北其地有藥殺水
怛邏斯城俞正燮云藥殺卽羅刹怛邏斯卽俄

羅斯也唐西域傳云怛邏斯城石國常分兵鎮之自此抵西海矣故定方擒賀魯於石國列其地爲州縣至於西海所謂西海蓋指裏海而言今俄羅斯正臨裏海之上與唐書所言相合唐之兵力及此較漢征大宛尤爲難已

元博爾忽月赤察兒傳

博爾忽

元明善勲德碑作博爾渾臣秋
濤謹案亦作博羅渾博羅歡

許兀慎

氏與木華黎等四將並事太祖爲第一千戶身經百戰功甚多吐麻部王都刺莎合兒旣附而

叛太祖命博爾忽及都魯伯討平之博爾忽卒

於其地

臣秋濤謹案吐麻一作禿滿地當在今俄羅斯東境白哈兒湖左右

子脫

歡襲職佐憲宗四征不庭有拓地功脫歡子失

烈門從征大理歿於軍失烈門之子月赤察兒

性仁儉年十六召見奏對詳明世祖喜曰博爾

忽可謂有後矣命領四怯薛太官帝討叛王子

杭海眾皆陣月赤察兒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

史大夫月魯那顏皆受命專征三人者臣不可

以後之今勅敵逆命敢禦天戈惟陛下察臣使

臣一戰帝曰卿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自恥不逮然親屬囊鞬恭衛朝夕爾功非小何必身踐行伍手事斬馘然後快意邪桑哥旣擅政多殺異己者平章也速答兒太官屬也潛以其事來白月赤察兒奮然劾奏桑哥伏誅帝嘉其口伐大奸以没入桑哥金及水田水磴別墅賜之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東入潞河俾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可直泊都下帝勅四怯薛及諸府人專其役刻日

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屬著役者服操舂錘以倡
趨者雲集渠成賜名通惠河帝語近臣曰是渠
非月赤察兒身率眾手成不速也成宗卽位加
太保錄軍國重事初金山南北爲叛王海都篤
哇所據命月赤察兒副晉王甘麻刺往備邊叛
王適入寇大軍分爲五隊鋒旣交頗失利月赤
察兒怒披甲持矛身率一軍陷陣四軍隨之合
擊寇始敗後篤哇來請臣時武宗亦在軍中月
赤察兒遣使議曰篤哇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

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將
爲國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疲於討伐無已時
矣宜先遣報使許其臣附眾是其議旣遣始以
事聞帝嘆其有識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金山
武宗帥師出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
繼進警之以威啖之以利乃率其部降察八兒
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眾月赤察兒遣
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遊兵
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

廢於一旦今篤哇雖死其子款徹先眾請和宜遣使撫安之使不我異又諸部旣已來歸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旣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武宗善其謀令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已而察八兒秃苦滅果欲奔款徹不見納進退失據遂相率來降自是北邊以安碑云詔以察八兒女妻之賜以世祖宴幄成宗御輦及幘人樂工 帝曰卿先世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野戰功烈甚著卿弼亮三朝

宣忠底績靖謚中外朕入繼大統卿之謀猷居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爲右丞相特封淇陽王宗藩將領實瞻卿麾進止其母替所服至大四年入朝以疾卒於第敕少府以香木爲棺斂焉謚忠武

元速不台傳

速不台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於幹難河上遇元之先世敦必乃汗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魯渾次則速

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膽略太祖初建
興都於班朮納海卽龍居河也哈班常驅羣羊
入貢遇盜被執忽魯渾兄弟馳救刺殺盜父乃
得免帝與乃蠻部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
從射却其眾奔闢出檀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
子事帝亦爲百戶歲壬申年攻金桓州先登拔
其城丙子帝會諸將討蔑里乞部問誰能前驅
者速不台請行帝壯之選裨將阿里出率百人
先覘其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

具以行去則遺之若爲挈家逃者蔑里乞信之

不設備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王霍都

奔欽察

臣秋濤謹案或云欽察卽今俄羅斯所屬之奔薩部也按欽察當在俄羅斯北

境或奔薩因欽察人遷此遂以爲名耳

眾盡降壬午帝征回鶻其

王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追及於灰里河速

不台駐軍河東使人蕪三炮以張軍勢其王望

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

之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死盡獲其所棄

大珠銀罽以獻明年奏請討欽察隨引兵繞寬

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不意至則

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

縱兵奮擊眾潰走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

幹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

臣秋濤謹案幹羅思卽今俄羅斯

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

臣秋濤謹案阿速部卽今俄羅斯南

境之阿索富城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在外久諭令歸

省速不台奏愿從西征帝命度大磧以往攻下

撒里畏吾特勒赤閔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

河諸州會太祖殂乃還己丑太宗卽位以禿滅

干公主妻之命從太弟拖雷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完顏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太弟問以方略對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師集三峯山大風雪士卒多僵仆師乘之殺戮殆盡壬辰夏拖雷還駐官山留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金主棄汴走蔡金元帥崔立以汴降俘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梁王守純等進圍蔡州城中鞍靴敗鼓糜煮皆盡甲午蔡州破金亡時汴梁受兵八歲

饑米升至銀一兩速不台下令縱民北渡就食
初金帥完顏合撻被獲將就死問速不台安在
請一識之速不台出曰汝須與人耳識我何爲

曰君勇蓋諸將天生英傑豈偶然耶吾見君甘
心瞑目矣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及皇子貴由
皇姪蒙哥征西域遂再征欽察諸王拔都以速
不台爲先鋒其主八赤蠻聞之懼逃入海復討

兀魯思部

臣秋濤謹案兀魯思卽前幹
羅思譯字偶異非二部也

圍禿里

思歌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

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經哈咂里山攻馬扎爾部拔都等五道分進速不台出奇計誘其王怯憐至渾甯河時諸王軍上流水淺又有橋速不台軍下流水深方謀結棧以故諸王得先涉爭利反爲所乘及速不台旣濟師諸王以敵勢盛欲還對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馬扎兒城不還也疾馳去拔都從之遂拔其城太宗殂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於族屬爲兄安得不往遂會於也只里河定宗旣立

朝會畢還家禿納河上卒年七十三追封河南
王諡忠定

元曷思麥里傳

曷思麥里西域谷則幹兒朶人初爲西遼闕兒
可汗近侍太祖西征率部長迎降大將哲伯以

聞

臣秋濤謹案
哲伯卽者別

帝命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

主曲出律令持首往徇其地諸城望風皆下又
從征你沙不兒城諭降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
與其主札刺丁戰於月亦心揭赤之地敗之追

襲至阿刺黑城戰於禿馬温山又敗之追至慙

顏城西寨又敗之札刺丁逃入海曷思麥里收

其珍寶而還取玉兒谷德痕兩城既而慙顏城

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馳討欽察命曷思麥里

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

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

林城

臣秋濤謹案黑林城蓋即俄羅斯之赫林諾付

進克幹羅思於鐵

兒山

臣秋濤謹案徐松曰鐵兒山即俄羅斯之塔喇斯科也

獲其國主密

只思臘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

臣秋濤謹案康

里卽喀山部地也在今俄羅斯東境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

思可汗戰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軍還哲伯
卒會帝親征河西曷思麥里持所獲珍寶及七
寶繖迎見於阿刺思不刺思之地帝顧羣臣曰
哲伯常稱曷思麥里之功其形貌雖小而聲名
實大就以所進金寶命隨其力所勝悉賜之俾
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討平失的兒威從
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輿魯事帝由白坡渡黃
河會皇子拖雷兵攻金將完顏合達敗之回駐

金蓮川授懷孟二州達魯花赤帝以其從軍西域宣力居多特命歸西域大帥察罕行省帖木迭兒奏留之帝允其請進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卒于官

元忙哥撒兒傳

忙哥撒兒姓札刺兒氏事太子拖雷甚恭謹嘗從攻鳳翔首立奇功定宗擢爲斷事官剛明能舉職憲宗在潛邸深知其人從征幹羅思阿速穩兒別里欽察諸部

臣秋濤謹案幹羅思卽俄羅斯阿速卽俄羅斯南境

之阿索富城欽察在俄羅斯北境稱
兒別里二部當亦在今俄羅斯境內造舟爲梁

伐山通道皆身先士卒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
則退然一無所取憲宗益重之使治藩邸分民

間出遊獵則長其軍士動如紀律雖太后及諸

嬪御小有過輒知無不言邸中老成人莫不敬

憚共推爲札魯忽赤位居三公上

卽斷事官之長

旣拜

命出欵橐坐熊席其僚列坐者四十人忙哥撒

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當以何道守官眾皆

默然又問有夏人和幹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

赤之道猶宰之割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
持平而已忙哥撒兒聞之卽起入帳內眾不知
所爲皆咎其失言旣入乃爲帝言和幹之言善
帝召見曰是可用之才也定宗殂宗王拔都大
會宗親議所立忙哥撒兒獨推戴憲宗眾不敢
異宗王按赤台等謀作亂刳車轅藏兵其中以
入轅折兵見克薛傑知之上變忙哥撒兒卽發
兵迎之按赤台不虞事遽覺倉卒不能戰悉就
擒憲宗親簡其有罪者付鞫忙哥撒兒悉誅之

帝以其奉法不阿委任益專有當刑者輒伏法
然後入奏帝無不報可帝或臥未起忙哥撒兒
入至帳前扣箭房帝問何言卽可其奏以所御
大帳行扇賜之以病酒而卒追封充國公

元郭寶玉傳

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
裔也通天文兵法金末封汾陽郡公引軍屯定
州歲庚午童謠曰搖搖罟罟至河南拜闕氏旣
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卽降天改

姓矣金築烏沙堡屯兵三十萬會木華黎軍至
敗之寶玉舉眾降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
計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番勇悍可
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帝從其言又
條新令五章請凡出軍不得妄殺皆見頒行帝
將西伐患番城多依山險難攻寶玉曰使其城
在天上則不可取否則何難之有帝益壯其言
授抄馬都鎮撫從帝討契丹遺族厯古徐鬼國
訛彝朶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胸中流矢帝命

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蘇尋復戰收別失八里
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
酣寶玉望其眾疾呼曰西陣潰矣其兵果走追
殺幾盡進兵下尋思干城次暗木河

臣秋濤謹
案卽阿母

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
發火箭射其船乘勝破護岸兵遂平諸壘收馬
里四城既而可弗又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
兵據尋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關屯
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

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乃封崑崙山
爲元極王大鹽池爲惠濟王復從哲伯速不台
二大將收契丹渤海諸國有功累遷斷事官卒
於賀蘭山

元郭德海傳

郭德海字大洋寶玉子也資貌奇偉知父北降
遁入太行山大軍至始出投爲抄馬彈壓從先

鋒哲伯西征渡乞則里入海

臣秋濤謹案卽科布多西南之赫薩

爾巴什泊攻鐵山

臣秋濤謹案當卽鐵兒山今俄羅斯塔喇斯科地

逾雪嶺

臣秋濤謹案卽今俄羅斯境之雪峩嶺

西北萬里進軍平答里國

還至崢山吐蕃帥尼倫回紇帥阿必丁反復破
斬之從大軍入關中破南山八十三寨由漢中
轉戰至鈞州與大軍會于三峯山以功遷右監
軍已破金師於黃龍岡取申唐二州後討河南
叛兵礮傷足輿疾歸卒初太宗詔天下置學廩
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皆從德海請也

元郭侃傳

郭侃字仲和德海子也弱冠爲百戶鷲勇有謀

略從攻汴以功擢千戶歲壬子送兵仗至和林

命從宗王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國

臣秋濤謹案一

作木刺奚當卽布哈爾國今亦作木哈臘可證其國今與俄羅斯接壤

其國塹道

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

其王兀朱算灘

算灘亦作速檀譯言王也臣秋濤謹案此與今西域稱斯丹斯

坦進至乞都卜其城在稽寒山上懸梯上下築

城圍之莫能克侃令架大礮擊其城守將卜者

納失兒開門降宗王復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

灘來降其父阿力走據東城侃攻殺之西行至

兀里兒城伏兵城下令曰聞鉦聲則起敵果至

伏發盡殲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刺打破其

游兵三萬馮彬答兒算灘降至乞石迷部忽里

算灘降臣秋濤謹案乞石迷今改西戎大國也

臣秋濤謹案劉郁西使記乞石迷之後有報達

國乃西戎大國蓋卽波斯國在今俄羅斯南境

此傳脫去報達國然下文地方八千里云云則

又是報達國事趙翼陔餘叢考以爲乞石迷誤

矣附辨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勝兵四十

萬侃至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城中

殿宇皆構以沈檀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得七

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兩城間有大河侃
預造浮梁以防其逸城破合里法算灘登舟欲
遁有浮梁扼之乃自縛詣軍前降拔三百餘城

又西行三千里至大房

臣秋濤謹案大房當作天房卽天方國今名亞

喇伯其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信之不設備侃曰

欺敵者亡軍機多詐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
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戰大破之巴兒算灘降下
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千里至密昔兒會
日暮已休侃復驅兵起留數病卒守營砦而大

軍西行十餘里乃頓舍下令營中銜枚轉箭更

漏寂然是夜敵果潛兵來襲殺數病卒可乃算

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又西渡海收

富浪侃諭以禍福兀都算灘卽出降師還西南

至石羅子敵嚴陣以待侃單騎直前掠陣一鼓

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賓鐵侃以奇兵

奄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至兀林

臣秋濤謹案兀林卽兀魯

乃兀魯思幹羅思之異文此卽今俄羅斯國

擊敗其游兵四萬阿別

丁算灘懼乞降得城一百二十四又南至乞里

灣忽都馬算灘降西域平侃經營西域前後凡
七年誅名王一降其國十餘得城以千計捷至
釣魚山會憲宗殂乃還世祖卽位侃上疏陳平
宋之策大略謂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
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旣克襄陽
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直趨臨安疾
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下後皆如其策
又言宋人羈留信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
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

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用帝是其言擢萬戶江南平遷知甯海州居一年卒侃行軍有紀律野爨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

元土土哈傳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

其三火都

臣秋濤謹案
一作霍都

奔欽察欽察納之太祖

遣使問曰汝奚匿吾負箭之虞亟以相還不然

禍且及亦納思答曰逃鷓之雀叢薄猶能生之

吾顧不如草木邪太祖怒命討之會亦納思老

國亂其子忽魯速蠻遣使欲歸順時太祖已命

皇孫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

遂舉族降命掌上方馬畜歲時捫馬乳以進色

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

哈刺
黑也

土土哈班都察子也中統初襲父職備宿衛宗

王海都將搆亂世祖以國家根本之地詔皇子
北平王率諸王兵鎮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
木兒昔里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土
土哈率兵進討敗之於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
應昌部族只兒瓦台叛脫木兒起兵應之途
遇土土哈將戰先獲其候騎數十脫脫木兒引
去追至禿兀刺河臣秋濤謹案即今土喇河三宿而返尋敗
之于幹歡河臣秋濤謹案即幹難河今敖嫩河也奪回所掠大帳
明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驍騎千人從追昔里

吉踰金山擒其黨札忽台等來獻又敗寬折哥等裹瘡力戰獲羊馬輜重無算還朝帝慰勞仍賜以奪還所掠大帳諭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爲賜二十年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八百人俾領其事賜水磴一區近郊田二千畝藉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隸其麾下拜樞密副使尋置欽察親軍衛命兼都指揮使叛王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

將朶兒朶懷共備邊會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
結也不干勝刺哈二部長爲土土哈所執盡得
其情實勝刺哈設宴來邀二大將朶兒朶懷欲
往土土哈謂其意叵測遂止計不得行未幾有
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於北
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
也乃命從西道進旣而言也不干叛者益衆王
欲先聞於朝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
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則與約而還

卽行疾馳七晝夜渡禿兀刺河戰於李怯嶺大
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時世祖親征乃顏方在
軍聞之遣使命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鐵
哥軍萬騎擊走之并擒叛王哈兒魯等獻俘行
在時成宗以皇孫北撫諸軍詔土土哈從追乃
顏黨於哈刺溫山諸叛王兀塔海盡降其眾諸
王也只里爲叛王火魯火孫所攻來告急復從
皇孫移師往援敗諸兀魯灰夜渡貴烈河復擊
敗叛王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世祖多其功以也只里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年從晉王甘麻刺征海都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追騎大至選精銳設伏待之寇不敢逼秋帝自將至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前人卿其勉之還至京大宴復謂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杭海之役使彼邊將皆如土土哈者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哈言慶賞

之典蒙古將吏宜先帝曰爾母事過讓蒙古人
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邪命籍建康廬饒租
戶爲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之仍官
一子督其賦土土哈奏言哈刺赤軍以萬計足
備戰守之用于是率其軍北獵於漢塔海邊寇
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獲海都之
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臣秋
濤謹
案卽吉利臣秋濤謹案師次欠河欠河卽謙河冰行數日始
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奏功給行樞

案卽吉利

師次欠河

臣秋濤謹案

冰行數日始

密院印海都聞取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土土
哈復敗之擒其將成宗卽位詔以邊境事重免
會朝遣使就賜七寶金壺盤孟白氈帳一獨峯
駝五諸王附海都者率眾來歸邊民驚擾土土
哈身至玉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岳木忽
兒等入朝帝解御衣以賜奉命還北邊行至宣
德府卒加封延國公諡武毅

元牀兀兒傳

牀兀兒土土哈子也初以大臣子拜左衛親軍

都指揮使常執巽杓以進漣飲親幸無比繼襲

父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巴鄰地

臣秋濤謹案巴鄰地

當在今俄羅斯境

巴鄰之南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台

阻水而軍伐木柵岸自蔽士皆持弓矢蹲而待

我軍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

林野敵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

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盡得其人馬

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急麾軍

渡河蹙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遠遁大德二年

北邊諸王篤哇徹徹禿等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敵兵據高山牀兀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上奮擊盡覆其軍入朝授僉樞密院事兼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復還邊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牀兀兒迎敵於闊客之地及其未陣直前搏之追踰金山乃還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牀兀兒急引兵敗之復與篤哇相持于兀兒禿之地以精兵馳其陣殺傷幾盡遣御史大夫禿只等集諸王軍

將問戰勝功狀以牀兀兒居最命尙雅忽禿楚
王公主察吉兒及使者以功簿奏帝復出御衣
遣使臨賜之七年秋入朝帝親諭曰卿鎮北邊
累建大功雖以黃金飾汝身猶不足盡朕意賜
衣帽金珠物甚厚拜樞密院副使諸王篤哇子
款徹海都子察八兒等相聚謀曰前與土土哈
戰既弗克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不若
遣使請命通好使吾兵民傷殘疲憊者得以休
息使至帝許之於是皆罷兵入朝特置驛以通

往來成宗殂武宗時在渾麻出之海上牀兀兒

請急歸定大業武宗納其言即日南還及卽位

加平章政事進封容國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

句容郡王

邵遠平曰武宗紀作至大三年正月事仁宗紀延祐三年六月復載此條

似屬重出

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

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出世祖所乘安輿

曰以卿有足疾更賜此牀兀兒泣辭曰貪寵過

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

有司置馬輜俾得乘至殿門仁宗延祐初擊叛

王也先不花等軍于亦忒海迷失之地方接戰
有敵將一人持戟入陣牀兀兒擗其戟揮大斧
碎其首乘勢奮擊大敗之已又敗其所遣將忽

都帖木兒於赤麥干之地追出境至鐵門關遇
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又敗之帝憫其老召入
商議中書省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卽賜乘
之待以宗室親王之禮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
厚矣吾子孫當以死報國英宗至治二年卒天
曆二年追封揚王

朔方備乘卷三十五

拔貢張惇德初校
知縣成明郁覆校

朔方備乘

卷三十五

歷代北徵用兵將帥傳

五

